

18.03

130

湘鄉文史資料

5



90



湘鄉文史資料

第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湘乡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封面题字 史 穆
封面设计 周喜华
责任编辑 沈永涛 彭冬生 文维读
工作人员 彭冬生 文维读 潘 云

湘 乡 文 史 资 料

第 五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湘乡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湘乡印刷厂印刷

1990年 1月出版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5

字数100000 印数1200

目 录

军 旅 生 涯

- 特约稿 · 抗日战争后期我在家乡……………彭乐山 (1)
新七军在长春起义亲历记……………杨述田 (7)
我在军令部电信总队……………潘 云 (12)
漫忆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生活……………葛顺荣 (20)
北伐战争中的回忆……………谭仲雄 (24)

斗 争 风 云

- 湘乡解放前后的我……………舒培英 (33)
山田乡第七村的土地改革…李普成口述 杨毓青整理 (38)
黎明前的兴仁青年社……………刘秉勋 (47)

宣 教 话 旧

- 回忆抗日时期的春元中学……………刘植根 (52)
我所知道的中华中学……………王乃文 (55)
《湘乡民报》概况……………王乃文 (58)

人 物 剪 影

- 农业劳动模范陈子道……………吴烁星 (63)
刘醒醉二三事……………刘秉勋 王乃文 (65)

国民党少将军衔以上军官湘乡籍人名录..... 文维读 (70)

往事钩沉

解放前湘乡的两次运动会..... 谢楠材 (93)
湘乡黄金案始末..... 伍先求 (99)
梓门乡的十二条人命案..... 伍先求 (110)
湘乡县银行发行银元找补券纪实..... 周旭才 (117)

社会风情

涟水问津..... 谢楠材 (122)
龙舟漫话..... 谢楠材 (136)
我的织布学徒生活..... 萧雨生 (142)
解放前湘乡县城乞丐的栖息处所和组织..... 萧雨生 (145)

抗日战争后期我在家乡

彭乐山

自“七七”抗日战争开始，我随军转战在长江以南的苏、皖、湘、鄂、赣等省，很少有机会回到家乡，二三年也难得与家人见一次面。直到抗日战争后期，因战局的变化，随部队转移，才得有一段较长时间驻屯在自己的家乡——湖南湘乡。

1944年第四次长沙会战时，我在九战区所辖的第七十三军工兵营任中校营长，受军部保送到设在广西桂林的东南干训团受美式军事技术训练，因前方军情紧急，提前结业赶回部队。车到衡阳，即闻长沙失守，株洲、渌口铁路桥已炸断，只得在衡阳下车，先步行回湘乡，再找部队。刚抵家门，巧遇我营副营长陈东佛率部自宁乡云山开来，得悉湘乡县城已陷敌手，县政府已迁娄底。我军负责防守宁乡县城—黄材—韶山—湘乡县城—月山—潭市—娄底—安化县城—蓝田—新化县城—一线。由第十五师四十五团第一营扼守潭市，军部驻在谷水蒋家大屋。因此，我仅当晚在家团聚几个小时，翌晨即赶去军部报到。

县城沦陷后，难民扶老携幼，涌向潭市、月山等地，有龚伯谦其人，乘机组织所谓“难民团”挨户强索粮食、牲

禽、菜蔬，掠吃一空；又有军统系统所属别动军的情报人员散布各处，与地痞流氓狼狈为奸，掳掠勒索，骚扰地方。我到达军部报到时，地方耆宿宋鹤庚、萧仲祁等人正在向四方面军副司令官（按：应为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七十三军军长彭位仁将军请求指派部队往月山地区维持地方秩序，拯民于水火。军长当众指着我说：“彭营长月山人，着率部前往。”我因考虑回自己乡里，处理问题，定多碍难，当面恳辞，未获批准。遂于第二日晨率部攀越石佛山，进驻白龙乡（辖今之月山、太平、新铺等乡）。了解当地情况后，立即派出纪律纠察队，四出巡逻。遇有不法之徒，即加拘捕游行示众，情节严重者，转解上级严惩。关于“难民团”即以电话请求驻娄底之湘乡县长周世正派员前来妥善处理，并建议开放公仓，配给难民粮食，分批遣送后方。又奉军长指示，招收战区流亡男女学生三百余人，由我护送至宁乡横市云山书院编队受训。不数日地方秩序即恢复正常，人民得以安枕。但地方仍有一二有野心之人，以保卫桑梓为名，拥抢自恃，称雄称霸，掠夺公粮，鱼肉人民，行同匪盗。每遇投诉，大有投鼠忌器之感，实如初料所及，几经小心应付，终不免结怨于人。然是非自有公论，也只能听之任之而已。

此时，湘潭有李继光（曾在中央军校第十期毕业）及齐白石之第三子齐子如两人，集结沦陷区丁壮二千余人，奋起抗日，在潭宝公路之间，袭击日军补给车辆，多有缴获。上级以该股地方武装活动在我军作战境内，着令归我节制，并补给其武器弹药。子如本属文人，得白石老人亲自指点，擅长绘画篆刻，与我甚有同好，相处极为融洽。暇时各以绘画相遗。子如曾为我篆刻大小石印二十余方，其技艺比之乃

父，世有跨灶之誉。惜子如早已作古，而贻我之画、印亦散失尽矣。

1945年春，我奉令率工兵营及美军工兵技术顾问八人移驻安化烟溪，负责赶筑由东坪至新化沿江一线之半永久防御工事，以防止日军由洞庭湖西犯。其时日军主力方沿桂黔路进犯贵阳，前锋已陷独山。因受我芷江空军基地盟机之严重威胁，遂集结兵力，号称数十万，发动最后一次湘西会战。以邵阳为基地，大举西犯，与我四方面军主力激战于雪峰山、洞口一带。我方凭险抵御，敌虽倾其全力强攻，两军仍相持不下。敌乃以一加强支队约五千人，绕我左翼，企图威胁我大军之侧后方。我七十三军军部驻新化炉观，所属七十七师驻邵阳以北之孙家桥，监视敌军。十五师担任涟水上游谷水、娄底、杨家滩、蓝田一带之防务。暂五师调驻黔阳作为总预备队，在后并入十五师。敌之加强支队在孙家桥击败七十七师后，继续向新化进犯。此时，新化县城兵力空虚。一天夜晚约八时左右，我在烟溪突接军参谋长徐亚雄转达军长韩浚紧急电话命令：着彭营长率领该营即刻急行军去新化担任城防任务。是时我妻欧阳常青随军住在烟溪，部队出发前，她对我说：“你这次的作战任务重大，胜败关系整个战局，望能全力以赴，兵凶战危，更要步步小心，特别谨慎，老母及孩子，仰事俯蓄，是我责任，你不必有后顾之忧。”她这番话深明大义，给我莫大的鼓励和安慰，所以一直记在心上。

翌晨拂晓，部队赶到新化县城。城内居民早已逃徙一空，连县政府也找不到一个人。我立刻察看地形选定靠资水江边地势较高，东面背水，利于防守的梅江中学为防守据点，赶筑工事。半日之内，战壕及散兵工事即已竣工。但一

座环境优美，建筑宏伟的中学，顿时百孔千疮，面目全非矣。

是夜零时，忽接军部命令，着进驻炉观。炉观距新化城十五华里，凌晨三时，在春寒料峭，星月无光，毛毛细雨中抵达军部。军参谋长徐亚雄命令就地布防，并说：“军部安全，全靠你了。”天刚亮，部署完毕，突令推进距炉观二十里之洋溪。徐参谋长在地图上指示：“左自270高地，右至洋溪镇一线，必须死守两日两夜，以待十五师增援，倘有贻误，军法从事。”当部队开往洋溪途中，左前方已传来密集枪声。我沿洋溪北岸配备防御。地图上标示之防守正面与实地勘测相距甚大，以我营不过五百人之实力，在正面八华里之战线面对十倍于我之强敌，防守任务殊为艰巨。所幸我营皆属训练有素，久经战阵之老兵，士气极旺。洋溪河宽约二百米，又值暮春时节，农田均已整好正待插秧。不雨，水浅沙平。南岸一片汪洋水田，田塍东西平行，视野广阔，敌人接近我阵地，困难度较大，在有效射程内，大可予以火力歼灭。

我令第三连袁连长率部据守270高地，第二连吴连长所部据守洋溪镇，一、四连在全线中央之营部附近为预备队。部署既妥，适日军已到达洋溪以南之红岭，初以炮兵对我进行侦察射击，继以约二百人之兵力进行威力搜索，向洋溪桥头进犯，遭到我阻击手之瞄准射杀，知我有备，未敢轻犯。第二日晚约五百之敌，进犯我袁连高地。该处三面悬崖，仰攻不易。我亲往督阵，令全连集中手榴弹，俟敌进入死角纷纷投下，使敌蒙受重大伤亡。再遣第一连之一部，潜袭敌后，未及拂晓，敌终弃尸败退。因我阵地属丘陵地带，

遍布矮树林，运动隐蔽，居民早已远逃，敌对我方情况，难明虚实，故两次受挫后，当日未再进犯。是役我方损失轻微，仅阵亡二人伤五人，敌则弃尸数十具，伤者倍之。

第三日下午四时，第十五师张伯陶之四十四团，超过限期几近一日始到达阵地。我营完成防守任务，移防张团后，奉令退驻距洋溪十里之后方青岗山休整，因防守有功，上级颁发全营一笔可观的奖金，在青岗山举行了一次热烈的狂欢庆功宴。

我营驻守青岗山，奉令担任战场军纪纠察任务，凡有奸淫掳掠等扰民行为者，格杀勿论，故前方虽烽火连天，而青岗山周围安然无恙。每届黄昏，我炮兵之连珠炮弹射向敌阵，红、绿、橙黄等诸色子母弹四散开来，升上半空有如燃放烟火，当地居民踞高观望，不断发出赞叹喝采之欢笑声。

敌与我十五师激战一昼夜后，因我方空军及炮兵之有效支援，敌终不支，退守红岭以东之杨家边，负隅顽抗。杨家边为一山寨式之村庄，可容纳数千人。我军四面包围，空军及炮兵日夜轰击，敌方死伤惨重。十日后残敌粮尽弹绝，突围南逃。我营奉令再进驻洋溪，清理战场。在拔营时，青岗山一带沿途居民，家家户户门前各设清水一盆，内盛杨柳及松柏青枝或摆设香案，一路鸣放鞭炮以示欢送，直至洋溪为止。这是我从军八年抗战，第一次所见军民情谊之盛况。

湘西会战结束后，我军仍驻新化原防地，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七十三军奉令担任长衡地区之受降任务。时值九月，秋高气爽，我营任先头部队，由新化经蓝田、娄底，首先光复湘乡县城。入城之日，巡视全城，街头巷尾，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店铺关门闭户，劫后景象，

满目荒凉，不禁为之酸心垂泪。逃散居民，一时尚未归来，当即下令全营清扫垃圾，芟除杂草，一日之内，市容为之改观。战后我能在家乡，有此机会，自己也觉得有一分快意，当即喜吟七绝一首：河山还我入龙城，得睹重光第一人，寄语儿曹须记取，八年汗马快平生。

彭乐山先生号既白，我市新铺乡人，早习军事，抗战期间，驰骋南北，卓树战功。在后侨居香港，沉潜绘事，为香港之名画家。其作品先后在加拿大、温哥华及东南亚、新加坡展出，载誉远洋，为我中华传统文化放一异彩。年来为推动海峡两岸之和平统一及故乡人与台湾亲人之联系，起了积极的桥梁作用。迩来又为《湘乡文史资料》撰写了这篇珍贵的史料，为我市向港、澳、台及海外征集文史资料工作，开创了先例，作出了楷模，我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编者—

新七军在长春起义亲历记

杨述田

1946年4月，国民党的新一军从印缅回国接收广州后，奉令接收东北。当时我担任负责供应这个部队给养的一一四兵站的站长。部队从广州经香港，乘美造登陆艇航海到秦皇岛登陆，乘火车出山海关经锦州进驻东北重镇沈阳，准备接收四平。新一军沿中长铁路，在开源与共军遭遇，激战一天一夜，双方死伤都重。共军向铁岭、四平撤退。在四平激战半月仍无胜负。在后，由关内调来“四二”重迫击炮，将四平工事全部摧毁，共军才主动撤退到哈尔滨。国军收复了长春、永吉、新站，新一军进驻到吉林的老爷岭。这时候，北平军调部的三人小组来到东北，我军奉令停战。官兵个个兴高彩烈认为国共两党没有仗打了。

共产党的民主联军在哈尔滨得到了苏联收缴日本关东军武器的装备，扩军整训，政治上分田废债，建立民主根据地。同时派遣地下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部队做策反工作和刺探情报。1947年春节，新一军第三十师的一一三团派蒋又新营固守九台子，被共军包围，要求团长王东篱迅速增援的电话被共军窃听，增援部队进抵张麻子沟，遭到伏击，几乎全军覆灭。二月，该师一二二团固守老爷岭，被共军偷袭，团长张洁之被击毙，尸体被共军抬去，用棺木殓殓送回，开

棺检验时，发现棺内装有许多油印的宣传品，引起该团两个营起义，战局急转直下，部队撤出吉林。

1947年5月，北满共军渡松花江南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5月18日攻下了怀德，长春听到炮声。是年8月，陈诚来到东北，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撤销了杜聿明的保安司令长官部，以新一军的第三十师为基干扩建了新七军，由李鸿任军长率部防守长春。1948年2月，陈诚悄然离开东北，卫立煌出任东北“剿匪”总司令。这时候，东北战场情况更加严峻。3月9日和13日，人民解放军分别解放了永吉和四平街。卫立煌为了集中兵力，加强长春防务，把曾泽生的六十军调到长春与新七军组成第七兵团，派郑洞国以吉林省主席名义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守备长春的兵力，除两个正规军及兵团所辖直属部队约六万人外，尚有地方游杂部队及后勤人员约四万人，共十万人左右。郑洞国把长春划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守备区归六十军负责，西半部守备区归新七军负责。除沿城市边缘构筑防御工事外，在市区内也利用坚固建筑物层层设防，设在中央银行的兵团司令部，构筑核心工事。六十军派出一部分兵力在东郊一带高地占领前进阵地，新七军派一个师担任西门外机场的警戒，游杂部队在郊区参加防御，准备负隅顽抗。这时，长春四面受围，长沈交通陆路早已中断，空中交通，机场受到解放军从西北方向来的炮击，不久机场也就失守，包围圈逐步缩小，四乡粮食来源断绝，部队全靠锦州起飞的飞机空投。补给区成立收检站，由我负责分配。市内粮食也日益减少，加以市场投机倒把猖獗，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人心不安。新七军驻长时间较久，部分官佐，包括我在内也从

事一些粮食买卖活动。1948年10月初旬，解放军围攻锦州，长春空投断绝。10月15日晚，锦州失守，蒋介石于10月15日上午空投给郑洞国、曾泽生、李鸿各人一封亲笔信，要求部队设法突围。16日又发来了“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的电令。接着，郑洞国召集团级以上的军官开紧急会议，当时李鸿患伤寒病，未参加会议，由副军长史说出席（史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我也参加了会议，并汇报了库存粮食只能供应全军三日的情况，郑嘱摊发下去，炒熟磨粉作干粮携带。郑洞国在会上命令新三十八师为突围先遣部队，六十军为后卫，限17日黄昏开始行动。会后，我向史副军长报告：“库存粮食空虚，几天空投断绝，突围到沈阳有800多里，要通过范家屯、公主岭、四平、开源、铁岭等重要据点，解放军一定有重兵固守，路上不打死也得饿死。”还说：“副座，您这么胖，又带近视眼镜，能走得这么远么？突围是死路。”史经我这么一说，也动摇了。在后，团以上带兵官都不约而同的到兴安胡同彭克立副师长家共商出路。我又分别向军部副官处的一些人及炮兵营长王及人做工作，煽动起义。但郑洞国仍然不停地摇电话，限令部队17日黄昏一定要开始行动。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命令该师一一三团团长曾长云率部为突围先遣部队。曾是湘乡潭市人，他的儿子拜我做干爷。是日傍晚我约曾长云一面饮酒，一面谈心，我说：“我们都有妻室儿女，打得七零八落，官兵死伤大，与其作俘虏，不如投诚起义。”渐渐喝醉了，醒时已是午夜十二点，随即传来了六十军起义的消息，蒋介石派在该军的两个高参也被枪决。天亮，我去军部，向史副军长报告：“六十军已经起义，昨天

的友军，今日是敌人，突围首先要通过该军防地，所以曾长云不敢行动，现在只有起义一条路可走。”并建议派彭克立副师长、姚凤岭团长和我去与解放军接洽。史副军长当即同意我的建议。3月17日上午八时，我们三人进入解放军警戒线，向哨所说明我等是新七军的和谈代表，由一干部引导到解放军一兵团司令部会客室。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参谋长解沛然亲自接见，一一握手，表示热烈欢迎，并备早点招待。饭后，我等代表向三位首长提出起义条件：一、不以俘虏对待；二、要保护官佐及眷属生命和财产，不加侮辱；三、要护送眷属回原籍。解放军指示：一、本（17）日上午11时，听候鸣放大炮为号，部队在原地不动，听候改编为解放军；二、少校以上官佐到哈尔滨军官招待所学习；三、所有库房不得破坏，造册移交解放军。由解参谋长和彭克立副师长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后，握手告辞。我们三人回到军部，向史副军长汇报接洽起义的经过。史当即用电话通知各部队准备起义。我到补给区办公室，通知将库存粮秣和我私人屯积在市内义聚厚粮栈的一万斤大米、一万斤黄豆、一万斤高粱一并移交解放军。在后解放军将我私人的粮食，付给了35万元人民币的价款。

当天，所有少校以上官佐乘汽车到吉林市，解放军设宴为起义人员及其家眷洗尘，共开了四十桌。在吉林市休息两天后，乘火车到哈尔滨军官招待所（原日本人开的一家医院）集中学习。在招待所，每天两餐大米饭，菜肴丰盛，不设警卫，出进自由。

1949年1月，我们200个上校以上的官佐第一批申请携同眷属回家，领取了解放证和资遣费三万元人民币，由解放

军护送到山海关。此时平津尚未解放，社会秩序紊乱，想尽办法，在大沽口搭船到上海，元月才回到家里。

编者按：查阅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六册）第20辑55页郑洞国所写《从猖狂进攻到放下武器》一文中：“当天晚上，我到新七军军部看李鸿，他虽在卧病，看来并不那末严重，却故意装成不能说话的样子。军部的高级人员也有意无意地避开我，我感到情况有点异样（后来知道，他们已在同解放军接洽了。）。”从这段文章看，杨的叙述与史实是吻合的。

我在军令部电信总队

潘 云

抗战开始不久，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下分三厅：第一厅主管作战，第二厅主管情报，第三厅主管军用地图的测绘、分发、保管及本部行政事务。第二厅不仅要汇集情报，分析情报，而且还必须派遣自己（第三处）的情报人员到前线和敌后广泛进行谍报活动，建立通信（第四处）情报网。因此，也就需要大量受过谍报训练的无线电通信报务人员。

1942年2月，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成立了电信总队，分别在浙江金华，湖南的衡阳、长沙、湘乡，广东的韶关，云南的昆明，湖北的恩施等地招收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为第一期学生。

湘乡考区的招生地点设在县城吉升门第四初级小学校（今湘乡职业中学）。主持考试的是军令部派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个姓张的少校联络参谋和一个挂上尉军衔的湘乡人周华宜。2月中旬，通过体检和简单的文化考试，在湘乡录取了我和潘封桐、潘世钦、贺军凯、贺璞宣、向嵩樵、李卓、李炎生、彭元洪、彭耀球、胡孟清、胡达生、周军、周名峰、陈玉昆、陈传琛、陈锡康、文士鑫、章炳阳、罗耀焜、吴纯安、吴奎安、黄新如、邹炎圭、崔顾轩、张季和、